

『水头寨里的 另一半中国』

李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寅，贵州纳雍人，现居北京，资深记者，关注民族地区发展及“三农”问题，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

『水头寨里的 另一半中国』

李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 / 李寅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153-6156-7

I. ①水…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8145 号

责任编辑 岳虹 张睿智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内文设计 李平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1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4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村庄以及我的父老乡亲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5年7月9日。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回了一趟老家，与家人告别，与家乡告别，一场雨后，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轿子山高耸入云，巍然屹立，这是我的精神坐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它的模样。山脚下的村庄，就是我的故乡——水头寨。

【自序】

大山里有我的村庄

我的故乡叫“水头寨”，她偏居西南一隅，位于莽莽群山之中。故乡的山，重岩叠嶂，壁立千仞。

小时候，我以为村子四周的大山是围墙，蔚蓝色的天空是屋顶，这样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山外没有人烟。世界只有我的村庄，我的村庄就是全世界。

山里的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童年带着幼稚，带着无邪，也孕育着好奇。

农家的孩子，七八岁便已经是家里的一个劳力。我的任务，主要是放牛。

因为这个差事，让我在 10 岁之前，几乎涉足了村庄周围的每一座大山。一次次山顶之行，我隐隐约约看到山外的一些景色。山外真的没有人烟吗？我好奇起来。

为了满足这个好奇心，我爬到村子背后那座海拔最高的山峰——轿子山山顶一探究竟，我看到的，是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

我确信，山外还有山。那山外有没有人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童年。

直到我快 10 岁时，父亲带我翻越一座座大山来到小镇上，看到“繁华”的小镇，还有那些不用干农活靠领国家工资生活的人们，我才相信，



山外还真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当我想写一写处在大山深处的故乡时，犹豫了很多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她太平淡无奇了。

300年来，乡亲们聚族而居，紧跟时令。这样的农耕生活，影响了乡亲们的文化特质。农耕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稳定安居是前提。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乡亲们形成了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他们希望起居有定，耕作有时。

平凡的水头寨，不能和华西村、小岗村、大寨那样，因在历史进程中成为解剖时代的标本而尽人皆知，她只是全国几十万个行政村中的一个，平平凡凡。

故乡有没有自己的秘密？这些年，我不断回乡。只要回到故乡，我都会脱下城市的“外衣”，散去一身的尘嚣，从内心深处以一副清净的姿态融入乡村的安宁，像童年时代一样在村庄生活，像父亲一样游刃于乡村的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互惠互助、宗族事宜……能做的我都尽量去做。

当然，回到故乡，我不仅仅是体验和观察乡亲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乡村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和依靠读书进了城的农人，再次进入故乡，我必须摒弃文人式的乡愁，或者是对乡土简单的怀想，去正视村庄面临的问题。

而这个“正视”，确切来说，是从2012年开始的。

2012年，临近春节时，我比往年提前了一些时间回到故乡。腊月里，是观察乡村最好的时间。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里，当外出务工的人们回到家乡等待过年时，村子才会呈现她原本应该有的生机和面貌，也会呈现出她不能承受之重。

回到故乡，我浮光掠影地在微博上记录了一些观察和感受，其中，不乏这样的感怀：“尽管对村庄我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当我真正深入她的肌肤之时，却陷入了无限的惆怅。这是我的家乡吗？很多人家人去楼空，房前屋后，看到的多是老人的身影，给人破败落寞之感。”“是什么让村庄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慢慢解构？为什么人们对乡村古朴的道

德感越来越失去尊重？”……

同事看了我的微博，邀我写一篇文章，给我定的题目就是《一个西部民族乡村的春节图像》。

我一开始不想把家乡这种“负面”的事情公开宣传，也不想跟随“回乡体”的大流，无病呻吟，落入俗套。但同事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家乡的变迁，不就是中国西部乡村的一个缩影吗？”

这句话点醒了我。实际上，关于我小时候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这事，我曾经印证过。

2004年，还在上大学的我，和几个同学到贵州安顺一个农村搞社会调查。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得知村里来了几个大学生，邀请我们分别给村小的学生上一堂课，我被分到的年级是五年级。

领到任务之后，几位同学都极其认真，各自备课去了。一堂课，我要给村里的小学生讲什么？传递什么？思考再三，我决定告诉他们，外面有一个精彩的世界。

第二天上课时，我问孩子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困扰我童年的那个问题——山外有没有人烟？

孩子们听后摇摇头，他们的想法和我小时候惊人一般相似——世界只有我的村庄，我的村庄就是全世界。

“那我从哪里来？”面对我的问题，孩子们睁大了疑惑的眼睛。是啊，如果山外没有人烟的话，眼前的这位哥哥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天的课，我循循善诱，目的是想在45分钟的时间里，为山里的孩子播下一粒种子，希望它未来生根发芽。

这件事告诉我，故乡所面临的一切，不是个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个村庄藏着的，是“另一半中国”的故事。

实际上，在时代大潮的面前，故乡怎能独善其身。这些年，山村在加速被动地变化着，她被卷入了社会变迁的洪流之中。

故乡的背后站着—一个时代！

观察这个时代缺少一个乡村吗？答案当然是不缺。不过，我属于这



个山村，一如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所说：“任何人都可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但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

我答应同事选取一些画面，写一篇文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处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关注她的痛楚和迷茫，关注她的裂变和新生。

一次次进入故乡，我才发现平凡的故乡隐藏着太多的秘密。在社会变迁情境中，村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急剧变化；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庄，各民族在守望相助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成为生命的支柱；人口结构在变化着，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土地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被视为生命，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十分重要……

无疑，故乡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她的过去与现在，经历的痛苦与孕育的希望，都映射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其实，不光是水头寨。由于工作的原因，这些年，我走访过成百上千个乡村，采访过成千上万位农民。我发现，这些村庄绝大多数和我的故乡一样，默默无闻却又隐藏着自己的秘密。是她们，绘制成了广袤农村的现状，构成了“另一半中国”。

有人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一部分叫乡下人。”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城与乡，几乎各占一半。对于传统中国而言，中国在农村，对于城乡中国来说，乡村依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作为几十万个村庄之一的水头寨，为我们认识乡村，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

具体到本书，记录的是乡亲们的命运变迁，也有对我往日生活的追思。我希望通过一个个乡土故事，来呈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中国农村人的生活 and 生存状态。

我是一个媒体人，新闻采访是我的本行和饭碗。但是，本书的采访，我不是手持录音机和笔记本式面对面的访谈，而是以一个村庄人的身

份——那个乡亲们熟悉的“小买银”（我的乳名），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尽管本书不是新闻作品，但我秉承了“真实”这一原则。写作方式上，每一篇文章，“我”都没有退居幕后，而是在“前台”当一个讲述者。我给你们讲述的故事，全都是我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

本书一些关于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全当是我的“采访札记”，并非是为乡村给出药方，只是一个归乡人的感怀。

我更希望通过本书，把一个偏远山村的喜怒哀乐介绍给你，把我可爱的乡里乡亲介绍给你，如果能得到你的关注，那将善莫大焉。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在大山深处	001
再回故乡	003
回家这条路	009
逃离故乡	015
水头寨的春节图像	025
第二章 一个家族的变迁	039
历史的回响	041
安家落户水头寨	048
文化变迁与坚守	054
清明节挂纸与家族观念	061
家族内部会分化吗	066
第三章 共同体逻辑	071
清末苗民起义与水头寨	073
文化共存共荣	079
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	084
一位老县长的回忆	088
管事	098
互惠互助还能延续吗	103
第四章 水头寨人的守土与离土	109
农民对土地复杂的情感	111
开荒开到天，种地种到边	119



困守在土地上	125
户籍制度松绑，离土成为潮流	129
离农，如何退地	135
未来谁种地	142
解码“塘约经验”	148
第五章 打工背景下的生存镜像	161
青年流失的村庄	163
老一代农民工：人生下半场如何安放	170
留守儿童：被扭曲的人生路	177
消失的村庄人：打工之痛	184
新生代农民工：先漂着吧	192
第六章 村庄治理困局	199
法律与道德，谁该发挥作用	201
只见新房不见村	208
农村的迷信	214
农民需要什么	219
水头寨，守着水源没水吃	226
乡村能人为何不愿意当村干	232
当村干要有奉献精神	236
一位老村干部的治村心得	241
[尾声一] 人的振兴	248
[尾声二] 父亲、老屋	256
[后 记] 后疫情时代的“另一半中国”	268

第二章
故乡，
在大山深处



对于我的故乡而言，今天，即便她经历着城镇化浪潮，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她还承载着精神滋养的使命，这里的一切能够折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这些年的漂泊让我确信，我不但在精神上需要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

央视主持人董卿说：“人这一生，能够去的地方很多，但是能够回的地方不多。”有诗人说：“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随时能回到故乡，在故乡补充前行的力量，拨正人生的航向。



再回故乡

飞机摇摇晃晃穿过云霄，开始平稳飞行。这是2019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还在旅途中奔波的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赶回家过年。

选择这个时间回家，是半年前的事。一天，老婆问我：“今年我们回家过年吗？”“当然。”我回答。“那就晚一点回去吧，今年事多。”老婆说。

在北京工作、生活14年，我只有一年春节没有回家。那年的除夕，老婆做了一桌子七八个菜，这是我和她生活的10年时间里，第一次享有这个待遇。

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桌子前，冷冷清清，全然没有过年的热闹和心境。漂泊的人，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老家过年，总要斟满一杯酒，和家人一起同庆。开饭了，我倒了二两酒。此前一直忙于做饭的老婆，这时也才感受到孤独的降临。平时不喝酒的她，夺过我的酒杯，一饮而尽，眼里含着泪花。我连忙喊：“别喝别喝，浪费了浪费了。”便收起了酒瓶，当晚，连我自己也没有再喝。

爹娘、故乡，这时才知道离我们那么遥远。从我们离开故乡那一刻，故乡便成了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次，我们的行程是北京——贵阳。

7岁的儿子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就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不过，他兴奋的



不是因为“回家”，而是贵州寄养着他喜欢的一条金毛犬，他终于可以见到它了。

儿子出生在北京，在北京的家中，我和他妈妈交流都是用贵州方言，奇怪的是，儿子一张口，说的就是普通话。我常常问他是哪儿的人，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北京人。”其实对于贵州话，他听得懂，只是不说，偶尔说一两句，也是为了调侃。

儿子3岁时，一天，他在一堆玩具中喃喃自语：“我们去买点哟。”他用普通话的腔调，说出了一句贵州话，惹得全家哈哈大笑。

原来，几天前，他外婆感冒，说要去买点药。贵州话中，把“药”读成“哟”。大人在说话时，以为孩子听不懂，其实，他无意识地记住了大人的一些话。

虽然儿子骄傲地说自己是北京人，但很显然，他已经受到贵州饮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他像一只小候鸟一样，每年春节随着我们迁徙。在贵州，他无法和小伙伴融在一起，无论是语言还是习俗，他都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在北京，他又深受贵州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我还有一个母文化可以去回忆，那么在儿子的记忆中，春节这事，却只留下迁徙路上的奔波、拥挤、疲惫与杂乱无章。想想，他才是悲哀的。

儿子喜欢宠物，特别是狗，北京房子小，不能养，他的舅舅就在贵州给他养了一条，这成了他与贵州情感联系的纽带。

在飞机上，没有与儿子坐在同一排，让我拥有了两个多小时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我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人的朝圣》——英国作家蕾秋·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一个退休老人为探望病危友人而独自踏上漫长旅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哈罗德一天早晨收到一封信——来自20年未见的老友奎妮。她患了癌症，写信告别。震惊、悲痛之下，哈罗德写了回信，在去寄信的路上，他由奎妮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邮筒，越走越远，最后，他从英国最西南一路走到了最东北，横跨整个英格兰。87天，627英里，只凭一个信念：只要他走，